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韓湘子全傳 第七回 虎蛇攔路試韓湘 妖魔遁形避真火

莫笑荊棘叢，荊棘生芝蘭。除卻荊棘刺，芝蘭掌上看。 芝蘭近有香，荊棘遠勾裳。庭階植芝蘭，荊棘置道旁。

話說湘子被那女子推了出門，正值星月無光，不辨路徑，只得凝神定息，坐在一株大樹底下，等候亮光。不想那女子在家中埋怨老頭兒道：「這般一個標緻小師哥兒，料是受苦不過的，待我把他弔在後頭樑上，他自然贅在我家了，生生的被老祖公趕了他去。倘或路上遇著虎狼，不可咬殺了他，那裡再尋得這樣一個標緻的小官人來？」一會兒又咒詛湘子道：「這個小賊道不看人在眼裡，十分輕慢人得緊，想他是空桑裡生出來的，不然也是江流兒初尚淌來生的，今夜出了我的門，不被虎咬，定被蛇傷，又要吃豬拖狗嚼的，只是辜負了我這一點熱心腸。」一會兒又叫道：「你這般一個標緻人，心裡豈不聰明，為何硬著肚腸。一些兒也沒轉變？難道是柳下惠重生，封陟再世？」一會兒又叫老頭兒道：「祖公公做你不著，快點了火把去尋那小官人轉來，不要枉送了他性命。」一會兒又道：「你老人家眼昏耳聾，黑地裡沒尋他處，料他也去不遠，我雖然鞋弓襪小，待我自去邀他回來。」這幾段嬌聲細語軟款的話兒，被那順風兒一句句都吹到湘子的耳朵裡，只指望打動湘子。誰知湘子這一點修行的念頭如金如石，一毫也惑不動，聽了這些聲音言語，越發不奈煩了，便顧不得天氣昏黑，腳步高低，一逕往前亂走。走不上三五十步，只聞得風聲泣樹，水響潺潺，佹鬼高呼，山魃後應，沒奈何強跑了二三里路程。遠遠的望見前面亮燦燦兩盞燈，一陣大風隨著那兩盞燈吼地而起，這燈光直望湘子面前射將來，並不因風搖動。湘子口中自念道：「我師父有靈有感，見我黑地摸天走不得路，故遠遠送兩盞燈來照我了。」念誦未已，那燈看看移到跟前，止離半箭之地，原來不是兩盞燈，是猛虎的兩隻眼睛光。那虎見了湘子，便發起威勢來，怎見得那虎的威勢怕人：

頭低尾翹，口中吼吼似雷鳴；腰轟爪爬，地下紛紛起泥土。滿身上斑斑點點絲毛，硬比鋼針；遍口中截截齊齊牙齒，森排劍戟。山中狐兔聞其聲，隱跡潛蹤；塢內獐狗嗅其氣，藏形匿影。這真是金睛白額獸中王，不讓那玄豹黃獅青色吼。

湘子不看見是虎，還說是明晃晃兩盞燈籠，遠遠的望見是老虎的眼睛，不覺驚倒在地上，一些兒也動彈不得。

那只老虎在湘子身邊左盤右旋，聞了又聞，嗅了又嗅，卻像不吃伏肉的模式，忽地裡用爪把湘子撥一個轉身。那湘子方才魂復附體，如夢初醒一般，戰兢兢爬起身來，道：「我師父常說有降龍伏虎的手段，我今日棄了家計，萬里尋師，難道捨身在老虎口裡，死得不明白不成？」當下掙扎向前，叱道：「虎是山中百獸之長，算來也通些人性。我韓湘拋棄父母墳塋，妻孥恩愛，找尋師父，原是捨得身軀，丟得性命的主子，不是那貪生怕死的雲遊道人！汝今撐開威勢，裝出頭顱，終不然我怕你不成！我又不做那割肉喂鷹、捨身喂虎的老佛，就是我膽怯心驚，被汝這畜生嚇殺了，我的師父也不肯饒汝，我也少不得到閻羅殿前告汝，難道平白地就等汝吃了我！」那只虎聽了湘子這一篇話，恰像知言識語的一般，把頭搖一搖，尾巴翹一翹，望山那邊一溜煙跑去了。湘子此時才明心見性，還卻本來面目。正是：

莫道無神卻有神，舉頭三尺有神明。

若還少有差池念，猛虎橫吞活不成。

湘子見猛虎去了，不免躡行幾步，只見騰雲冠峰，高霞翼嶺，岫壑衝深，含煙罩霧，天色漸漸明朗起來。正欲趕上前去，尋個人家化些齋飯吃了再走，忽然間火光灼爍，雲霧晦冥，分明是一條大路，恰是周圍無客往，四望少人行。湘子定睛仔細看時，見一條毒蟒，約有庭柱般粗細，七八丈長短，橫躺在地上，攔住了湘子的去路。怎見得毒蟒的兇猛，行人不敢近前，有賦為證：

滿身鱗甲，似赤龍出現山崗；遍體毫光，如野火延燒嶺麓。昂頭吐舌勢兇頑，鑽南落北；凹眼曝腮形醜惡，游東過西。尾末有鉤，中之則折；鱗中有足，逢人便傷。料不是白龍魚服，網墮豫且；亦不比酒影弓形，憂添楚客。斯時也，韓湘子不學得孫叔敖，埋壘兩頭，功高陰鷲，也須學漢沛公劍誅當道，鼎定三秦。

這蛇望著湘子，噴出一口毒氣，湘子望後撲地便倒，正在驚惶，不料那蛇望草叢中游去了。看官，且說這蛇這虎既來趕撲湘子，為何不吃了他，便隱隱寂寂的去了？只因湘子背了叔孀，丟了妻孥，萬里跋涉，修行辨道，鍾、呂兩師怕他道心不堅，人心陡發，難以脫凡軀，超昇天界，故此化這蛇虎來驚嚇他，看他生退悔心不生。湘子既無退悔的心，虎蛇自然不敢傷他。

當下鍾、呂兩師慧眼看見湘子不貪女色，不畏蛇虎，不怕辛苦勤劬，真真是個玄門弟子，意欲度他，還恐他魔障未除，孽根未淨，又吩咐一行鬼判：「在黃沙樹下試他一試，待他吐出三昧真火，方許放他過來見我。他若畏縮退避，便把他射在陰司地府，永不翻身。」鬼判領旨，前去黃沙樹下，攔著往來的路頭。這鬼判怎般模樣：

頭角猙獰，面目兇惡。頭角猙獰，恰似蛟龍離土窟；面目兇惡，猶如瘞瘵立廟門。身軀駝染又加紅，個個獠牙青臉；手足露筋還見骨，雙雙赤發鉤拳。遠望著，頂天席地勝金剛；近看時，橫闊扁圓如簸鬥。若不是追魂攝魄地府無常，也應是鐵腳銅頭取經行者。

湘子一見鬼判攔著路口，便忖道：「我萬里尋師，辛勤跋涉，只指望得見師父以慰夙心，誰知一路來遭這許多障害。不是師父不來救我，只是我道心不堅，所以不得見我師父，我且上前喝問是怎麼妖魔，再作計較。」當下湘子挺一挺身子，整一整衣襟，向前喝道：「汝是何方妖怪？恁處邪魔？敢來攔擋我的去路！」鬼判應道：「咱是凜凜威雄，正直無私之帥將；堂堂猛烈，公平有道之神君。佔據一方，廟食千載，專啖生人肝膽，血肉身軀。汝小小道童不夠咱家一飽，來此何干？」湘子道：「世間只有天帝，神仙、城隍、社令，順時風雨，保護下民，那有稱為神者縱性貪饕，恣情口腹？據汝說來，不過是妖精鬼怪，假托神靈，妄啖生民，擅干天憲！我韓湘子不辭辛苦，萬里尋師，性命脫於蛇虎口中，那怕汝這邪妖攔擋去路！」那鬼判聽他言語，便漲起欲飲，煽動情煙，把一個天遮得昏濛濛，伸手不見掌；一條大路黑漫漫，似有銅牆鐵壁阻擋住的一般。煙燄中間現出許多奇形異狀、長長短短、大大小小的怪物，正不知有幾千幾百，一齊嘻嘻哈哈直進到湘子跟前。湘子到此地位，猶如雞墮廁中，萬蛆攢簇；糞落地上，千蟻叢扛。顛篤速心忙意亂，似狗喪家；還喜得性定神清，如龍蜇穴。當下直截立著身子，略不退縮；赤裸裸吐出真火，衝著妖魔。怎見得是真火：

無爐無灶，自丹田透出重樓；沒燄沒煙，奔泥丸光搖銀海。不用硫黃髮燭，紅的的直射鬥牛墟；何煩鼓鞴風箱，赤騰騰逢冲霄漢裡。當著的頭焦額爛，化作飛灰；近著的手慌腳忙，藏無蹤跡。正是：靈台有種，何須乞自鄰家；絳府滋生，不讓咸陽當日。

湘子吐出那三尺三寸真火，真個把那許多鬼判衝得無影無形，不知逃躲在何方去了。湘子才把心來放下，道：「我若不虧師父傳授秘訣，口吐真火，衝散邪魔，豈不被他一伙擠落陰山背後。」於是大踏步往前又走。不覺過得幾日，平安無事。遠遠望見前面有一座高山，怎見得那山高處？

蒼崖翠嶺，千尋轟聳接層霄；赤岸青峰。萬仞崔巍連上界。巔頂上，松柏森羅；腰凹裡，草芝蕃殖。飛禽有玄鶴，青鸞，黃鸝，練雀；走獸有黑熊，蒼鹿，玄豹，灰獐。放鷹逐犬，冬天獵戶滿張羅；覓靜尋幽，隨月道人常駐足。真是神仙洞府，蓬島梯航。

湘子見了這座山，便道：「前面高山，一定是終南山了，兩位師父必然住在那裡。不免奔上山去，尋見師父，方才心滿意足。」正是：

得道何愁仙路遠，文高那怕狀元遲。

湘子進步上山，口裡說道：「怎麼走了這許多路，還不見一些影子？不知師父住在那一個山頭？」恰好抬起頭來，隱隱的樹木叢中，露出一個金字匾額。湘子道：「那個去處斷然是師父的道院了。」急抓攀藤附葛，大踏步走。但見層松飾岩，列柏綺望；方

嶺雲回，奇峰霞舉，孤標秀出，罩絡群山。遙見石室之中，有一仙人坐石牀上，凝矚不轉，恰不見有金字匾額的神仙洞府。湘子左顧右盼，又不見有一條去路，不覺心裡焦躁，仰天叫道：「師父！韓湘今日走到這個去處，還不得見師父一面，是韓湘道念不堅，師父不肯來接引我耳。我韓湘這一點修行的念頭除死方休，不如就這裡尋個自盡，把魂靈去見師父罷。」說猶未了，只聽得遠遠地吹笛響，定睛看時，一個牧童騎著一匹青牛在樹叢裡過。湘子叫道：「牧童哥，你到這邊來，我問你一個消息。」牧童答道：「那邊都是塵羅欲網。你是怎麼人？踏在這裡面還不轉頭。我是識得這條蔑的，決不踏著這個籬。」湘子哀懇道：「牧童哥，沒奈何引我一條活路，待我脫離了網羅，自當重重謝你。」牧童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這青牛到認得路頭，待我牽到你那邊，同你騎在牛背上，慢慢領你出活路罷。」湘子道：「哥，你不要哄我。」那牧童果然騎了牛，直衝過湘子這邊來，叫湘子爬上牛背，坐在他的前頭，嗚嗚的吹著笛兒，往前便走。那笛兒吹出來的卻是一首詩。詩云：

牛兒呼吼發顛狂，鼻內穿繩要酌量。

若是些兒鬆放了，塵迷慾障走元陽。

湘子聽了笛聲，不覺心內有感，便問道：「牧童哥，這笛兒是誰人教你吹的？」牧童道：「是我師父教我的。」湘子道：「你師父是誰？」牧童道：「我師父是天上神仙，不是凡夫俗子。」湘子道：「莫不是鍾離師父麼？」牧童道：「若說那鍾離，他是個貪財尚氣殺人不轉眼的魔頭，不是神仙，不是神仙！」湘子又道：「莫不是呂洞賓師父麼？」牧童笑道：「那呂道人三醉岳陽樓，私戲白牡丹，鼎州賣假墨，潯陽賣敝梳，一派都是障眼法兒哄人，一發不是神仙了。」湘子叱道：「你這童兒有眼不識泰山，趁口胡說！我那鍾、呂兩師父是天仙的領袖，神聖的班頭，你不曾認得他便罷，怎敢謗毀他！」牧童道：「我在這山中，那一日一時不見幾個神仙，希罕這兩個鳥道人！我老實對你說，若要見我的師父時，卻也有許多艱難。你若只要尋鍾、呂兩個道人，遠不千里，近在目前，我引你去就是。」湘子道：「哥，我只要見鍾、呂師父，煩你指引一指引。」牧童拽著那牛的鼻索兒向東就走，這湘子如夢裡醒來一般。正是：

分明指與平川路，提起天羅地網人。

畢竟不知湘子走到哪裡，且聽下回分解。